

韩羽“攻书”

萧跃华/文

我曾向姜德明、邵燕祥先生表达自己看法：孙犁先生是当代作家中读书最多者之一，韩羽先生是当代画家中读书最多者之一。二者深以为然。孙、韩都有“书癖”，而且“癖”得不轻，徐光耀先生就描述过韩羽先生的“癖状”——

韩羽爱书有名，也爱得怪。去书店买书，简直使售书员难以容忍，诸如印刷、装帧、纸张、书脊书面……火眼金睛，什么小毛病都躲不过他眼去。挑剔之苛刻简直是吹毛求疵了。可是，好不容易买了，却又藏在箱子与里，另到图书馆或朋友处去借。留着自己的，专看别人的。勿庸讳言，这有点自私，然而却又自私得不无可爱。

我问韩羽先生：“果有其事？”

“小说家言，权当笑谈。”韩羽先生说：“早些年没钱，看到百分之百满意的图书才买回家，其他想看的大多从图书馆或师友处借阅。”

韩羽先生的“书癖”是为“充电”，他自言经历了“读书三境界”。

第一境界，读什么相信什么。

韩羽先生觉得文言文比白话文有韵味，出于兴趣，也出于争强斗胜，囊萤映雪，争分夺秒，初中一个学年竟将《古文观止》下部全都装进肚子里去了。“唐宋八大家”怎么写，他就怎么信。在临清当学徒，为弄清“唯心论”与“唯物论”咋回事，他溜进大众图书馆，借来胡绳的《辩证法唯物论入门》。薄薄小本，深入浅出，通俗顺达，那道理怎么琢磨怎么对，颠扑不破。他豁然开朗，登堂入室，乘胜追击，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《国家与革命》《论费尔巴哈》等全被他囫圇吞枣、照单全收了。这些大部头哲学著作对十五岁的学徒来说未免高深莫测，但他发扬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的精神，硬着头皮啃，反反复复啃，多少体会到了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。《人民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观察》《红旗》等主流报刊提倡什么、反对什么，韩羽先生奉若神明，步步紧跟，许多讽刺类漫画题材的思想大都来源于这里，甚至为手中之笔跟不上“多快好省”而夜不能寐。

第二境界，批判什么读什么。

韩羽先生头上长“反骨”，阅读兴趣“逆历史潮流而动”，与批斗对象“臭味相投”。愈是批什么，愈想读什么；批得愈凶狠，读得愈带劲，“其中当然也带有我也‘批’它一‘批’的愿望”。可是批（读）来批（读）去，反而被它们“俘虏”了，这在当时是讳莫如深的。比如说批判文学中的“修正主义”，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也给牵连进去了。他为了看看托尔斯泰到底怎么个“修”法，几乎读遍了托翁的所有中译本，还开枝散叶地读了普希金、果戈理、契诃夫、屠格涅夫、冈察洛夫、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著作。韩羽先生说到这里时狡黠一笑：“那时年轻，有一股犟劲儿。没有对‘修正主义’的大批判，还逗不出我读这些书的兴致哩。现在看来，亏了被‘俘虏’，才使我学了不少东西。”

第三境界，读什么怀疑什么。

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”韩羽先生天命之年领略到了这句话的真谛。他说：“胡适的读书法，是从张载那里学来的——‘读书先要会疑。于不疑处有疑，方是进矣。小疑则小悟，大疑则大悟，不疑则不悟。’”从此，他对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著作不再顶礼膜拜、高山仰止。凡是想读之书，平等对话交流，戴着“有色眼镜”，挑三拣四嫌五。他读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想到韩愈老夫子仅说了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”，未论及“然千里马为伯乐所察之所荐之，复为伯乐所杀之者”，于是手执自己脑袋的《韩信月下追萧何》戏曲人物画横空出世。他将“泚水之战”时正在下棋的谢安两相对照，从“意色举止，不异于常”（《世说新语》）与“心喜甚，不觉屐齿之折”（《晋书》）两种说法中，推测刘义庆笔下的诸多独特人物的言行多有可疑之处。《三个和尚》《傅青主听书图》《盗御马》《瓜棚听雨》《曹操见曹操》等代表作品，无不是韩羽先生多读多疑多悟的结晶。

“两管毛笔一方砚，八千里路半幅书。”时移世易，万象更新。如今韩羽先生的“武器装备”早已“鸟枪换炮”了，但“本（画）末（书）倒置”的习惯一直没改。他说：“虽然我的主业是漫画，但功夫用到诗书上却更多一些。”他读的多是经史子集、野史笔记，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、手到，一点都不含糊。

我曾和韩羽先生探讨过如何做读书笔记，他对我“一本经典读完，有时花大半天甚至一整天做笔记”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这样太浪费时间了，内容也记不周全，我就粗



线条，记一两句话。”

“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韩羽先生从书房拿出小本本，我利用午休摘抄了十数条：

齐白石说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”“不似”二字之前，应加一“太”字。“不似”本为高境，何得谓“欺世”？（齐白石研究）第三辑39页。

每个人的仇人其实是来帮你的，称之为“逆行菩萨”。（《野狐岭》157页。

诗家圣处，不离文字，不在文字。（“圣处”当指高妙处。此语出自元好问《陶然集序》）

搔到痒处也打到了痛处。（老羽偶得）

既有巴人之趣，又得阳春之雅。（老羽偶得）

倒溯孩儿。（喻熟习之事，反见生疏，典见《倦游录》晏殊事）

反常合道。（苏东坡赞柳宗元《渔翁》诗：“诗以奇趣为宗，反常合道为趣，熟味此诗有奇趣。”）《唐诗鉴赏辞典》933页。

……

韩羽先生对书本的记忆远出前辈之上。徐光耀先生说他“入木凿石，刻骨铭心”，邵燕祥先生称他“杂收博览，过目不忘”。我半信半疑，当面请教。

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韩羽先生晃晃手。“都说钱锺书的脑袋像电脑一样，我不相信。所有看过的书全都装进脑子里，脑子不坏才怪呢！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不动笔墨照常记不住、找不着。”

字典、笔记本、红黑颜色圆珠笔，是韩羽先生的读书“标配”。他从不放过陌生字，随时翻字典，下次忘了再翻，个别字甚至翻过四五遍，字典翻烂了好几部；笔记本摘抄自己感兴趣、可能用得上的内容，写写个人“偶得”，前后用过七八个；红黑两种颜色，或画圈，或画线，或批注，代表自己的“学术”态度。这就很难“读书敏速，十行俱下”了，他毫不忌讳：

我读书很慢，是爬行，你寄的书，仅读了《幽梦影》《石林避暑录话》《东坡志林》《梁遇春散文全编》《走到出版界》。虽慢，却小有收获，在我的《水浒乱弹》里派上了用场。

“你”即《文学报》编辑李福眠先生，他“投其所好”给韩羽先生淘过数十册闲书。“爬行”大概像新式标点符号施行前的“句读”，费眼费手费脑，谓之“攻书”实至名归。

其实，“攻书”之说早已有之。《醒世恒言·独孤生归途闹梦》曰：“但我自幼攻书，未尝交接人事。”《红楼梦》第四回云：“（贾兰）今方五岁，已入学攻书。”毛泽东熟悉这个词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布道时掰开揉碎对将帅们说：“古人说攻书，我看‘攻’字是有大道理的，那就是说把书当敌人看，一字一句去攻。”

韩羽先生所读之书十之六七是繁体字竖排本，书龄多在百岁以上，是要“当敌人看”，凝神聚气“一字一句去攻”的。称之为“读书”，既有战术上藐视“敌人”之嫌，又无法表达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的意境。但“攻书”之说已否如黄鹤，我就在标题和文尾“说了也白说”吧！韩羽先生画、书、文三绝，不“攻”它个五年十车书，盖不起韩氏艺术的摩天大厦！

这算不算“标题党”行径？